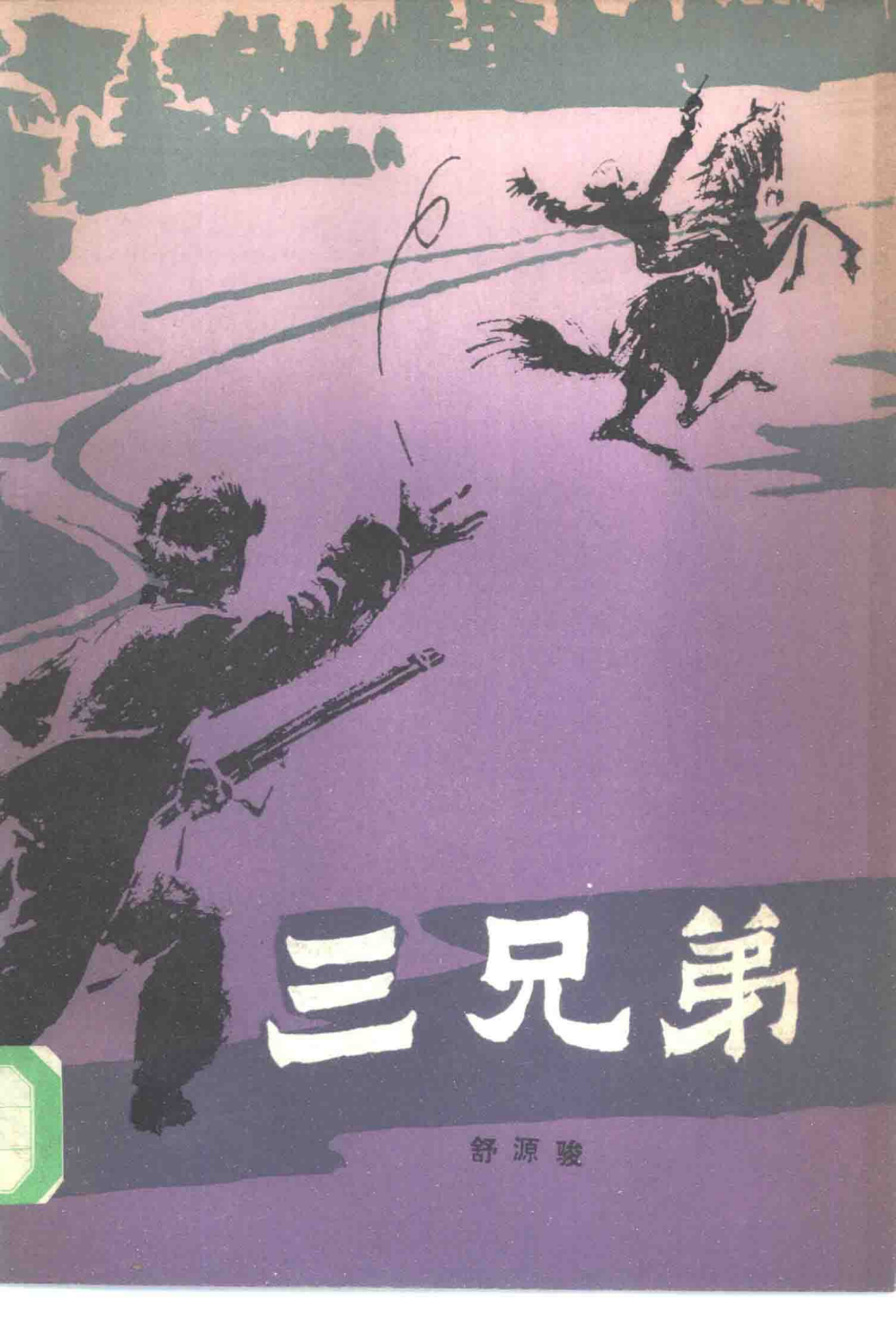




三兄弟

舒源駿



三兄弟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东北边境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围绕一家兄弟三人对待人生道路的不同态度，展开一系列矛盾冲突。大哥杨少山，思想反动，拒绝改造，几次企图偷越国境，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二哥杨少林思想落后，对生活失去信心，后来在大家帮助下，开始有所省悟；三弟杨少春，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真挚的爱，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赢得了真正的爱情。这里有生与死的搏斗，有正直与自私的冲突，有爱情的纠缠，有命运的决战，故事曲折，情节生动，饶有风趣。

作者是个农民，他的语言朴实，乡土气息浓郁。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杨少春、胡燕燕、袁山、胡云贵、钱有有，写得都有一定的性格特点。

三 兄 弟

舒源骏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文登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2插图248千字

1985年7月新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700

书号10331·145 定价1.70元

目 录

一	迎老大	(1)
二	避嫌疑	(15)
三	在马屁股房里	(22)
四	胡燕燕拜年	(35)
五	二蛋娘说媒	(46)
六	难进的院门	(57)
七	女儿的婚事	(67)
八	睡不够报案	(78)
九	搜船板	(87)
十	他恋什么	(100)
十一	谁是好	(113)
十二	归来的劳改犯	(127)
十三	打家具	(139)
十四	相亲路上	(151)
十五	三条腿的喜事	(165)
十六	难呀，难！	(174)
十七	找姑娘	(187)
十八	林中巧遇	(198)
十九	他们又在这里幽会	(209)

二十	夜盗·····	(223)
二十一	草屋里的搏斗·····	(237)
二十二	睡不够和好说话·····	(246)
二十三	喜事不喜·····	(254)
二十四	二木头报信·····	(262)
二十五	第一次恋爱·····	(270)
二十六	三口对证·····	(279)
二十七	兔子套和百分姑娘·····	(289)
二十八	奇怪的尿罐·····	(302)
二十九	要帐·····	(310)
三十	见不得人的勾当·····	(317)
三十一	拆书柜·····	(325)
三十二	鱼帮水·····	(337)
三十三	打孢子·····	(344)
三十四	酒醉十里屯·····	(352)
三十五	背道而驰·····	(364)
三十六	狗泡子的枪声·····	(369)
三十七	半铺炕进城·····	(378)
三十八	有口难言·····	(390)
三十九	爱情从这里开始·····	(393)

一 迎 老 大

一九七八年农历最后的一个夜晚。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五公里的山城车站门外的石台上，站着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这人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身穿破旧的青布夹克袄和贴着两块马蹄形补钉的黄棉裤，脚上穿一双黑色的蛤蟆头似的大棉鞋。他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蹲下，方圆而又俊秀的大脸，现出焦急的神色。他，就是九里湾大队老杨家的三小子杨少春。

杨少春哥仨过日子，都是跑腿子（还打光棍儿）。老大今年四十四岁，名叫杨少山，长得高鼻子瘦脸，矮个子细腿，外号叫山兔子。老二叫杨少林，外号叫二木头，比少山小五岁。人长得不丑，个子也不矮，大手大脚，浑身是力气，二百斤的石碾子扛起来能在场院上转三个圈。他是个老实人，队长指哪到哪，叫他向东他不向西，叫他撵狗他不撵鸡。也许过早出力的缘故，还不到四十岁，就象个小老头儿似的了。宽阔的额头，已经挂上条条的皱纹，笑起来，脸象个秋后枯萎的紫茄子。他不喜欢打扮，不知道雪花膏是什么味儿。不管破裤子破袄，不论干净埋汰，拿过来就穿。买一件新衣服要放半年，直到旧衣服实在不能穿了，才不得不拿出来换上。要不，就叫他三弟先穿个新。他不喜欢洗脸，也不愿刮胡子。

尤其是这几年，洗一次脸象绑他上法场。寸长的胡子时常用剪刀剪。头发长了，就找个老头用刀子生刮，理发店是得不到他半个铜板儿的。

老杨家顶数老三长得漂亮，浓眉大眼，面貌清秀。他能点籽插秧，也能赶车扶犁，庄稼地里不外行。他念了三年中学，没毕业就回了家。闲空就抱着本木工家具书，白天看夜晚瞅，没过半年，买斧添锯，居然干起木匠活。打柜做窗，修门钉箱，件件精通，样样都会。人都说，这小子聪明，有出息，准能成个成手木匠。众人是圣人，没过几年，杨少春果然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工师傅。

九里湾千门百户，比杨家哥们好的也有，耍的也不少，可小伙子一过了二十五大都有了老婆有了孩，成家立业了，唯独他哥儿仨还打着光棍儿。他们说不上媳妇的原因，连七岁的孩子也知道，那是跟老祖宗“沾光”了。

杨少春的爸爸叫杨吉海，外号杨胡子。杨胡子活着的时候，有五垧地，还有两头骡子，一挂车。在九里湾，虽不是富户，但也不是穷主。杨胡子好抽大烟，还好看小牌，不分忙时闲时。因此，家里的地，都靠雇劳金耕种。土改的头几个月，红石砬子闹胡子，勾结中央军打共产党，杨胡子也入了伙。当胡子没过半个月，就叫解放军打死了。那时，杨少山十四，少林九岁，少春还在他娘肚子里。土改划成分时，由于杨胡子雇人种地，又当过土匪，就划了个富农。

杨少春五岁那年，他妈就死了。杨少山就领着两个弟弟过日子。可是，杨少山不是杨少春，也不象杨少林，他脾气

暴躁，好吃懒做，少春和少林都不喜欢他。哥仨时常干仗，有时还动斧头动刀的，人们都说老杨家开了个干仗铺。但是在外头，哥仨都老老实实，谁也不多说一句话，好象是哑巴。

杨少春有个姑，解放前就离开杨家门，嫁到十里屯。他姑家是贫农，姑夫又是党员，由于娘家的出身和历史，解放以后从没登过门，连音信也不通。这一年，他姑忽然捎来信，要给杨少山说个媳妇。媳妇是姑家那个屯，人长得也不十二分丑，没病没灾，身高力大，过庄户日子满行。美中不足的是已年过四十，是个寡妇，身边还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年过中旬的杨少山，想媳妇都要想疯了，别说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就是老得没了牙，他也麻溜儿。何况他也是快往四十上数的人了，又是那么样的个家庭，只要人家女的愿跟，真是求之不得。那杨少林一见自己快要有嫂嫂了，顿时眉开眼笑，扫屋泥墙，剃头刮脸，把一件舍不得穿的“趟子绒”中山服也穿上了，怕的是没过门的嫂嫂瞧不起他这个当兄弟的，给大哥的婚事砸了锅。那时，杨少春还不到二十岁，哥哥的喜事固然使他高兴，却也给他带来忧愁。这仅有的两间草屋，哪能容得了哥嫂一家和他和二哥？有主见的杨少春，就和二哥商议，他们兄弟俩搬到老支书的西间屋去住，腾出这两间草房给大哥娶媳妇，杨少林一商量就通。只要大哥能说出媳妇，就是叫他光着脚板在冰冰上站十天十夜，也甘心情愿！然而，正当这哥俩高高兴兴地张罗着为大哥办喜事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由县城传到九里湾：杨少山预谋

叛国，边境就擒，被判刑十年，打发到北大荒劳改。杨少林不相信这是事实，杨少春也认为这是谣传。哥俩连夜跑到山城，当他们看到杨少山脖子上挂着牌子，手上带着铐子，几个犯人一同被押着上了火车时，兄弟俩登时都傻眼了。哥俩默默地回到九里湾，只一天一夜的工夫，都感到比别人又矮了一头。但是，杨少林并不相信他的大哥会做出那种丢脸现丑的事，何况大哥正要娶媳妇，哪能会去叛国投敌呢？他跑到十里屯一打听，原来大哥并没有到他姑家去，而十里屯那个寡妇，也早在两天前就走道了。杨少林回来一说，杨少春真恨死了他大哥。他气愤地想：就叫他死在北大荒吧，今生今世也别回来。就是刑满回来，也要两棒子把他赶出杨家的大门，全当没有这么个哥哥。他知道，由于大哥的叛国，会给他兄弟俩带来什么后果。这不仅会使他和二哥的婚姻走上绝望，而且在政治上，也会更加遭受人们的歧视。果然，打那以后，就再也没人上门来给他们提亲了。

几年过去了，前一天杨少春忽然接到大哥的来信，说他刑满释放了，年三十就回家。杨少春虽然从心里恨他大哥，但还是一早就赶到这个座落在山坡的小城车站来接他。这也许是人之情常的缘故，也许是可怜和同情大哥十年的监狱生活。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今天，是腊月的最后一天，其冷劲并不减于腊八。那看不见的刀子风，那摸不着的阵阵寒流，无情地凶狠地向这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人脸上吹割着。冻得麻木的脸象插在冰里的温度计，急速地向杨少春周身散发着寒

气。他不得不抬起双脚，狠狠地在冰地上踢着。似乎是要把他的那双穿着蛤蟆头鞋的大脚，从腿上踢出去。

“唉！”一声震撼冰天雪地的火车的嘶叫声，又一次在山城上空剧烈回响着。这响声给杨少春心头带来一股无比的喜悦和激动。他不由得抬起头，透过站台外耸立着的木板栏杆，他看到，由牡丹江方向开来的火车，喷着浓重的烟雾，拖着一节节乘满旅客的车厢，缓缓地驶进站台。

当火车停下以后，杨少春紧张地瞪着两只明亮的大眼，注视着每一个从站台上走出来的人。然而，使他大为失望，他没有看到大哥杨少山。开始，他以为十年的岁月，使大哥变得一时认不出来了。他又细心地把每一个从站台走出的旅客象筛沙子一样又过目了一遍，还是不见大哥的影子。他心里说：难道大哥今晚不回来了？是没坐这趟车，还是被劳改队扣留下了？这是年三十最后的一班火车呀！

杨少春确信自己的判断并无根据时，他不得不又一次留恋地向站台望了一眼。这时，站台上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借着昏暗的电灯光亮，他看到最后一个走出站台的是一个姑娘。那天蓝色的长围巾，紧紧地裹着那姑娘的头脸，使人不易看清她的面貌。当然，他相信他的大哥不会变成一个女的，更不会围什么天蓝色的围巾。他扫兴地转过身子，踏上步步通向高坡的石板台阶，心里还在胡乱想着：

“他为啥不回来呢？他在信上说是今天要回来的呀！”

“少春哥！”

杨少春听到有人喊，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姑娘手提着皮

包朝他笑嘻嘻的跑来。这姑娘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头上围一条天蓝色的长围巾，身上披一件蓝色女夹克袄，脚上穿一双翻毛棉牛皮鞋。个不高，也不矮，月牙眉，杏子眼，红扑扑的瓜子脸，在路灯下显得又活泼又漂亮。

“燕燕！”杨少春又惊又喜地迎了上去。

“少春哥，你来接谁？”胡燕燕大大方方地说。

杨少春感到为难。他觉得大哥的归来是件既使他高兴，但又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他不想告诉这个和他生活在一个大队的姑娘，只是一笑，说：

“不接谁，怎么才回来？”

胡燕燕气呼呼地说：“真倒霉，叫雪隔住了，差点今晚也回不来。”

原来在头几个月，杨少春背着木匠箱到八面河林场搞副业。按照生产队的规定，挣钱交队，按钱记分。杨少春从林场回来，兼任大队出纳员的胡燕燕，就在前天赶到八面河结算这笔副业款。本来她昨天就应该回来，由于落了一场大雪，车马不通，使胡燕燕在林场多住了一天。

“钱都算回来了？”杨少春问。

“一共算了五百二十块，你才干不到两个月，就挣了这么多钱，真是了不起。”胡燕燕脸上挂起笑。

杨少春见胡燕燕夸他，感到不好意思，就改口问道：

“不回去吗？”

“咋不回去？过年嘛，我可一定要赶回去。你不回去？”

杨少春摇摇头，说：“我还有事没办，你先走吧！”

“咱们一块走吧，还得走九里路，一个人怪那个……”

胡燕燕望望手里的提包，脸上现出难色，但忽又改口说：

“你不走，我可自己走了。”

胡燕燕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少春哥，啥时给我打个书柜，我的书都没地方装了，摆了半拉炕，还拐带一桌子，有的都叫耗子嗑了，真愁人！”

杨少春说：“我可打不好呀！”

胡燕燕说：“你别谦虚了，谁不知道你是个成手木匠！别耽心我不给你钱，告诉你，一个子儿也少不了你的。”

杨少春见胡燕燕脸上现出不悦的神色，只得说：

“你要不嫌孬，我就给你打个试试。”

“一言为定？”

“那还能说瞎话！”

姑娘满意地跳着，笑着，走了。

人都有个小脾气。杨少春也有。他这个小脾气和人各样，不愿单独和姑娘一起走路。和姑娘走在一起，他觉得手脚象被绳子捆住一样，很受束缚，脸也红心也跳，连话都不会说了。再说他还想到昼夜商店去给二哥买几包香烟。从林场给队上搞副业回来，只顾在家里瞎忙，把这事忘了。二哥不会喝酒，过年了，总不能再让他抽些旱烟叶子，无论如何也得买几包好烟。

但是，当他看到胡燕燕转身走后，他又有点后悔了。他觉得不该让她自己走黑路，别说是个姑娘，就是个大小伙子，一个人摸黑走九里山路，也不能不打怵。虽然仅仅是九里远，

路上也决不会有老虎和土豹子，可是，一个人走黑路总是很危险的。他这么一想，便喊道：

“燕燕，你一个人不害怕吗？”

其实，胡燕燕怎么能不害怕那九里长的山路？开始，她希望杨少春和她一道回家，一路说说笑笑。她可以向他诉说八面河林场的见闻，还可以告诉他，下城子车站又捉到一个苏联派过来的特务；同时还可以问问他，大年五更他们哥们也包饺子吃吗？但是，她见杨少春无意和她一同回家。既然如此，她胡燕燕决不去强求于他。再说自己也不是小姑娘了，难道还怕走什么山路黑道吗？如今，听杨少春一喊，便回头嘻嘻一笑，说：

“你可真有意思，把我当成小孩了。嘻嘻！我都二十四了。”

不知为什么，杨少春忽然红了脸。他倒后悔他先头的关怀，是十分多余的了。他急忙扭过身子，向街里走去，走了几步，不由得又停下，回头向胡燕燕走的方向张望着。

不知为什么，胡燕燕往前走了几步，也站住了。她回头朝后一看，见杨少春站在那里正望她，心里突然象揣了个兔子似的，咚咚地跳了起来。她向他摆了摆手，然后转过头，朝前走了几步，又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这才径直拐进一条小胡同。

这小胡同有个官名，叫光明街。胡同虽小，平常却很热闹。这里有冷食部，有热饭店；有牛肉铺，有豆腐房，人来人往，很是繁华。因今天是年除夕，商店饭店早都关门了。

街上也没有车辆和行人，只有胡同当中，那根高高的水泥电线杆上，一只十五度的电灯泡，照着这条弯而狭窄、高低不平的街道。

胡燕燕一踏进这条通往九里湾的必经之道，突然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她有点心悸，后悔没有进一步要求杨少春和自己一起往回走。她不敢向四外看，只顾低着头，急乎乎地向前赶。走了还不到一半，迎面走来一个人。

这人不高不矮的个子，脸上捂着个大口罩。走到近前，胡燕燕正要自觉地闪身给他让路，那人忽然站住了。他两手卡腰，凶狠而又低声地向胡燕燕说：

“站……站住！”

原来这人说话口吃！胡燕燕象从迷茫中惊醒过来，不由得大吃一惊。她这时才明白：遇到截道的了！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说胡燕燕一生也会遇到不幸的事，那么，今天夜里的遭截，就是她最大的不幸了。她长了二十四岁，都是在父母慈爱和舒适的环境中度过的。从来没有受过大的委屈。过去，她听人讲过，小偷掏包，黑手截道的事，也亲眼看见过那些遭受这种不幸的人的痛苦。当时她曾经想，挺大的人，怎么会被人掏兜截道了呢？这事要是叫我遇上，非和他们拚命不可！然而现在，她万万没有想到，这种事情竟然落到她的头上。曾经有一肚子制服偷盗分子章程的姑娘，眼下，一点咒都没有了，只觉得周身三千八百万个毛孔，都呼呼地往外冒冷汗。

那人一步一步向胡燕燕逼来。他似乎已经掌握了胡燕燕眼下的弱点。他的蒙着口罩的脸，是那么冷，那么黑，黑里带笑！

假如在这个时候，胡燕燕大声呼叫，也许这个突然出现在胡同里的歹徒会马上跑掉；假如胡燕燕马上转身逃跑，这个人也许不敢追赶她。然而，一辈子也没有经过这种事的姑娘，就是有一万个心眼，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吓光了。她本能的上下嘴唇打着哆嗦说：“你想干什么？”

“嘻嘻！”那人冷冷一笑，说，“我……我……我要你的提包。”

“啊！”胡燕燕一听，吓得紧紧地把提包攥住，手却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给……给不给！”那人把拳头朝胡燕燕脸上一晃。

胡燕燕后退一步，愤怒地说：“别不要脸，提包是空的。”

那人说：“你哄……哄不了我。你不马……马上给我提包，我一……一刀宰了你。”

胡燕燕不知那人身上真有刀子，还是故意吓唬她。但她知道大凡拦路截道的，身上都带着凶器。她惶恐地急忙转过身，刚跑出两步，那人猛扑上来，伸手抓住提包，说：

“不……不松开，割……割断你的手。”

胡燕燕哪里肯松手？她知道，这个提包对于她几乎比生命还贵重。这里边有生产队的五百二十块钱，有她的一件还没有织成的毛衣。如果提包被他夺走，那将会给她带来什么

后果，而且是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爸爸会埋怨她，大伙会嘲笑她，一个二十四岁的大姑娘，被人抢去提包，多无能！她紧紧地攥住提包带，骂道：

“不要脸！”

“哈，你……你的手还挺……挺硬呢！”

那人的话刚说完，胡燕燕就觉得右手的五个指头象断了一样，刀割般的疼痛，不由得松开手，于是，那个装着五百二十元钱和一件羊毛衣的提包，就被那人夺去了。

胡燕燕一看提包被那人夺走，大声呼叫：“给我提包，给我提包！”

那人抱着提包，转身要跑，忽然觉得背后被人猛击一拳，脚没站稳，身子一摆，一头栽到地上，闹了个狗啃屎。当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手里的提包已经被夺去了。他急忙来个猴子跳墙，一跃身爬起来，这时，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比他强壮的高过一头的小伙子，也猛地扑上去，伸手要夺提包，说：

“你……你为啥抢……抢我的提包？”

“是我抢你的，还是你抢她的？”

“是这……女的抢我的。”

“无赖！”

胡燕燕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懵了。这时，她才认出这个后来的青年就是杨少春，真是又惊又喜，就上前说：

“拉他上派出所，这家伙是截道的。”

那青年却不含糊，说：“去……去就去，谁怕谁！大姑

娘……娘截道砸杠子，女……女流氓。”

胡燕燕气愤地说：“你才是流氓呢！”

杨少春愤怒地望着那人说：“你……你的提包，这里边装的什么？”

那人说：“是我们干活挣的钱，五百二十……块……”

胡燕燕惊异地张大了口啊了一声，望望杨少春。杨少春也愕然地睁大了眼睛。

那人生硬地说：“不给提包我到派出所告……告你们，你们这两个流……流氓！”

杨少春果断地说：“走，咱们一块去！”

“走就走，谁卷卷是婊子儿。”

杨少春紧紧地攥住提包带，三个人一块往胡同外走。当他们刚走到胡同口，那人忽然转回身朝胡同里跑去了。杨少春也不追赶，把提包送给胡燕燕，说：

“做贼心虚，他不敢到派出所。都怨我，要是早和你一块走就没这事了，幸亏提包夺回来了，他没伤着你吧？”

胡燕燕低头看了看右手，说：“我当是这手指头叫他用手刀子割了呢，原来把我手指头折了，到今还疼。”

杨少春说：“真悬哪！”

“亏了你。”胡燕燕感激地望着杨少春，忽然想起什么，说，“那人怎么知道提包里是五百二十块钱呢！”

杨少春心里也感到疑惑。忽然，他眉毛一动说：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咱俩在车站说的话，叫他听到了。”